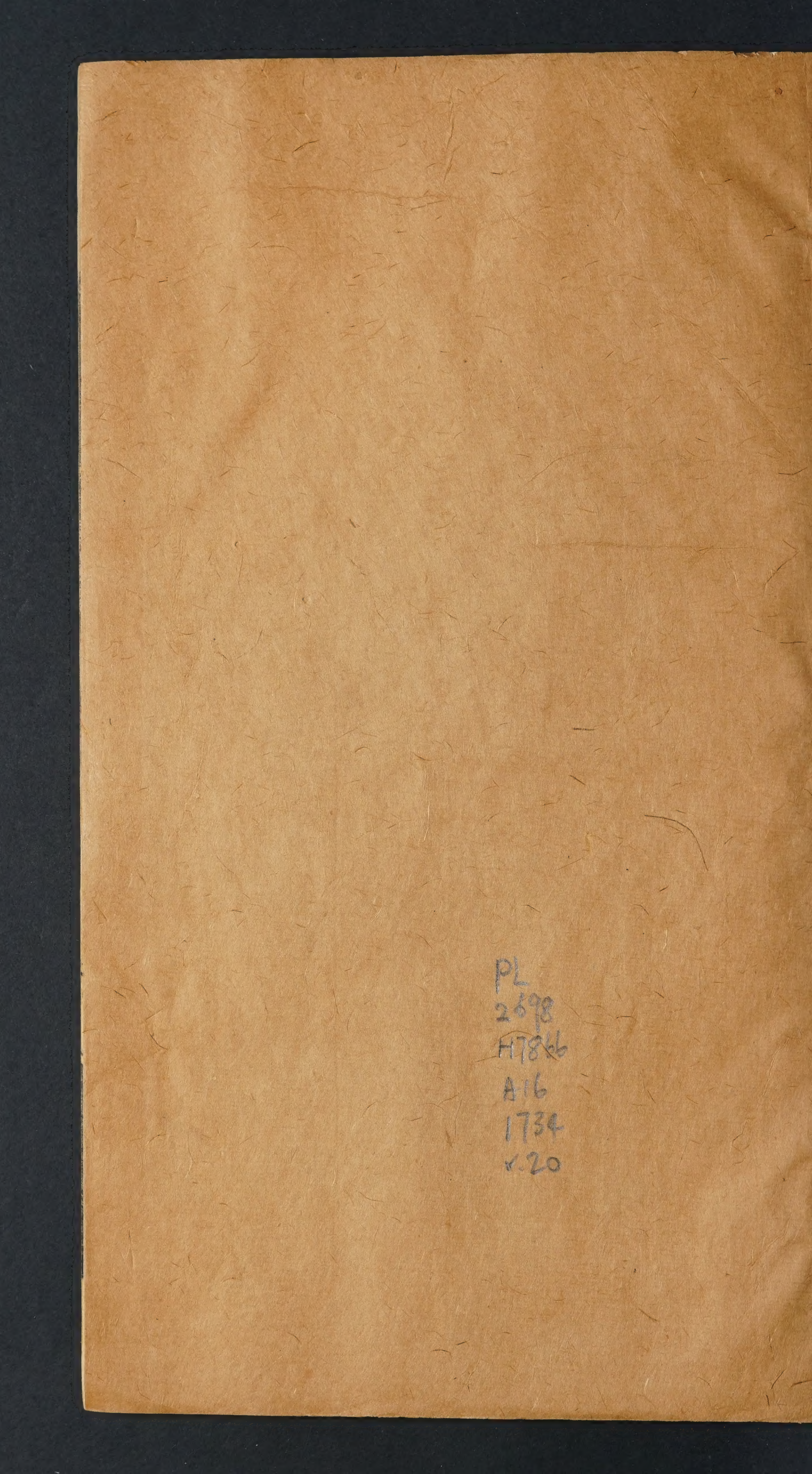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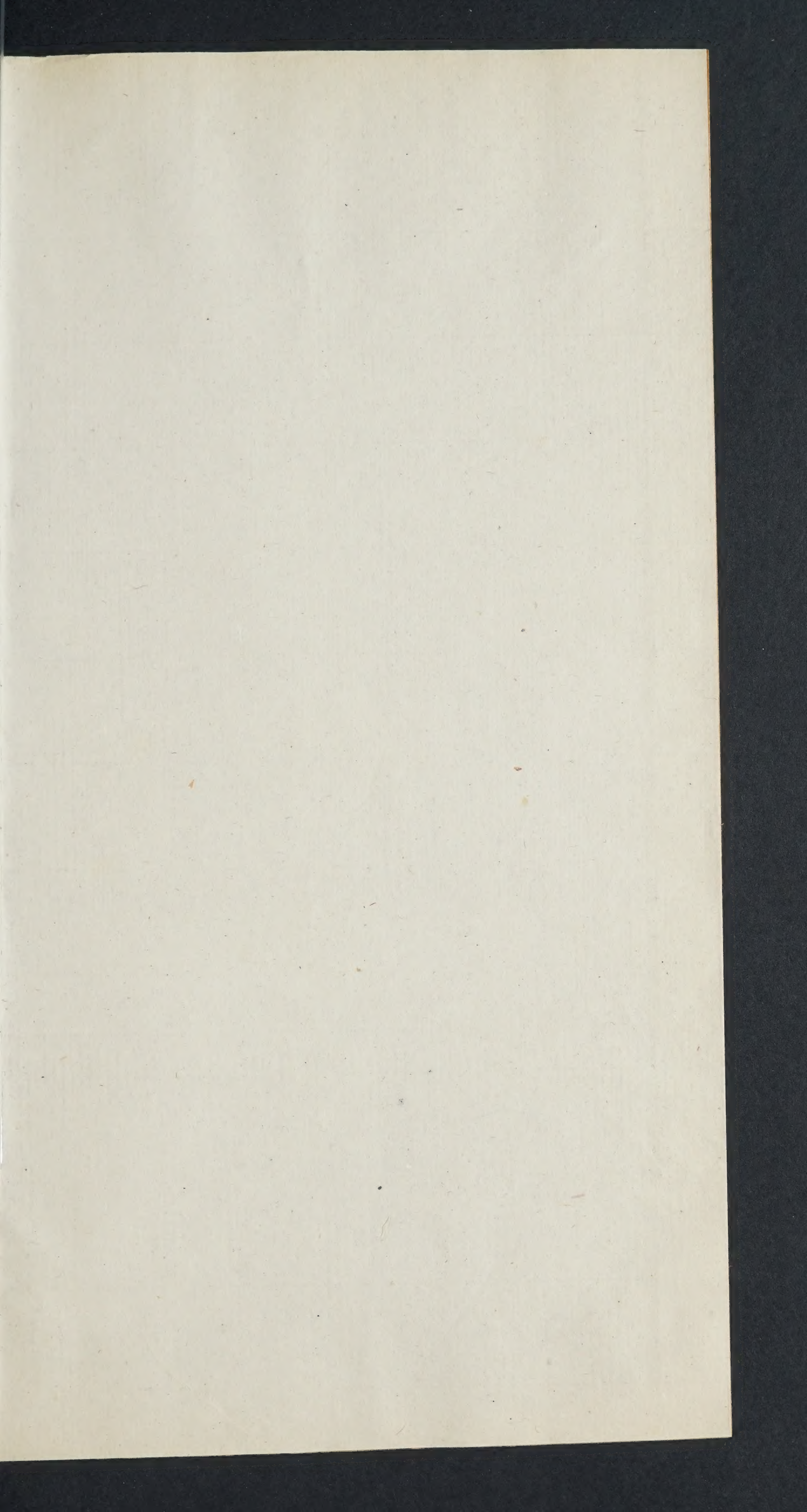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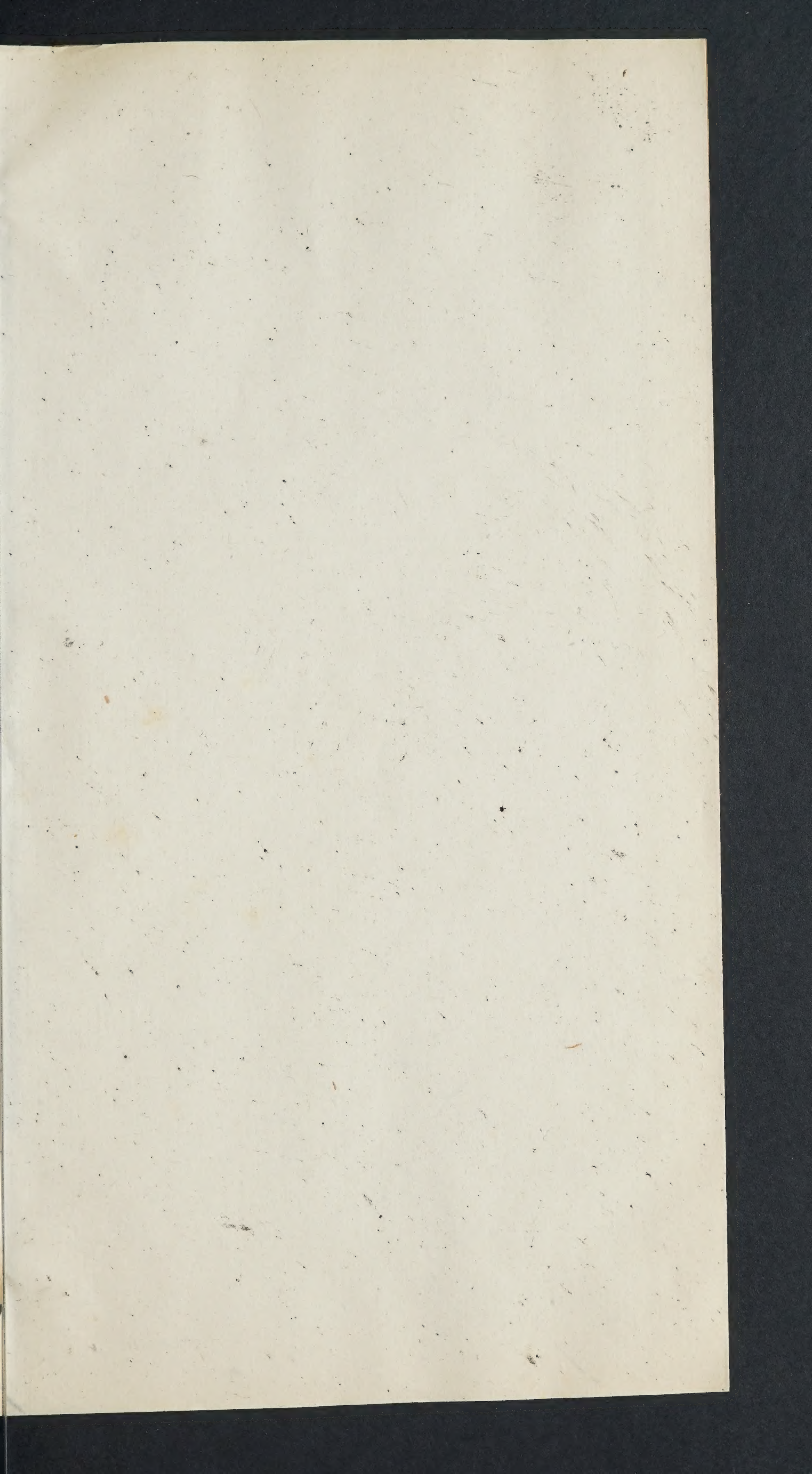




浩然之氣即乾元之氣也





今天地闔闢之前方其明白時天地間萬物亦如今之所有若天地再闔〈濟陽本作闢非〉再闢之後天地間萬物亦與今無異〈誠以太極有一定之理雖萬闔萬闢而天地萬物不易也〉

因有一定之理故天地萬物常如此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地之闔闢莫測其端倪也

生於程朱之後者何幸如之以四書有成說而大道明也

程子論禮書至矣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等執弓矢之類以病人之短〈不敢信其必然〉

浩然之氣即乾元之氣也



宋子言易中器字河津本無字字皆謂有形之實事也

性本善反之而惡如水性本下搏激之可使過顙在山亦反求之性也然其就下之性終在故反性為惡而本善常在

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有易道焉

程子曰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然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程子之意但謂不可以情為性耳而愛之情終自仁之性出故論仁以愛為仁固不可而仁之情實不外乎愛也

八索九丘之書在唐虞之前然唐虞三代之書無引其一言者以是知其書之不傳也久矣孔安國乃謂孔子黜之恐不然



漢高帝時臣下無章奏而陸賈自謂至元成哀帝之間奏

奏愈繁而言不見用此亦可以觀世道矣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萬世可見

伊尹在畎畝樂堯舜之道即隱居以求其志及其相湯即

行義以達其道

諸葛孔明與昭烈草廬之論及請救孫權之談其素蘊可

知矣

天地生物之心即乾元也其大無方其遠無盡

三代之佐格心兼論事後世之佐論事多而格心者少見

好仁者無以尚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人皆知曹操爲漢賊而不知袁紹亦爲漢賊未成者觀其

與曹操論取天下之策及臧洪之事可見列傳稱其善下士過矣

知止之所在而固守之弗去爲知如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長幼之禮石門本洛陽本作長幼之禮君臣之義之類固守而弗去則爲知矣

由辭以得意讀書之至要無過於是

允執厥中朱子謂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蓋中者天命之性萬理不外乎中故朱子云然

因其洛陽本作共於沖漠無朕之中者有無窮之象故見於卦畫者有無窮之數

大學出於書如克明俊洛陽本作峻德作新民之類是也

始條理之事有缺則終條理之事不全

無有不到處亦無有間斷處釋氏出家修行是有不到
處洛陽本無亦無以下十七字專務上達而無下學是有間斷處又
焉得爲道乎
識進則量進
性純是不門本洛陽本是下有天字理故有善而無惡心雜乎氣故河本故下有有字疑羨不能無善惡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
則又靈又曰心是氣之精爽
程子曰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道由
此而觀心迹旣不可判則人爲善之迹固出於心而爲
惡之迹亦出於心也明矣
聖人雖有心然動以天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故程子曰聖
人有心而無爲

因看厯日曰乾元亨利貞之道皆具於此矣

經書言性自書始言學亦自書始

自古奸雄若曹操之徒雖逞欲一時而終遺臭萬世

孔子之後知作易之本原者程明道邵康節發明二子之學者朱子也

陰精陽氣聚而成物即所謂天地之塞（洛陽本作帥）吾其體

不使他事勝好學之心則有進

朱子詩曰若識無中含有象即無無極而太極也（河津本上連卷十朱子詩曰渾然篇）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常常存於厚

注焉而不滿其量無窮酌焉而不竭其源無盡

朱子本義依呂氏所定經二卷傳十卷古易之次序後儒

以本義附今易■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解春秋者以已意為聖人之意不知果得聖人之意否

至誠無息之體與萬物各得其所之用渾然無間

朱子以易有太極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易所謂是生兩儀即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易言兩儀生四象即周子所謂水火木金以是而觀則易所言太極之生萬象周子所言太極之生萬物同一理也

人之精神即陰精陽氣聚而為物者蓋與天地之氣流通而無間（在門本係陽 本連下節）人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吉凶善惡各以類應也

消息盈（石門本作滿）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
衆人不知故逆之而凶

畫前之易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既畫之易即卦
即爻一理沖漠無朕

朱子論太極曰性其理有許多故其物亦有許多蓋理有
許多者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故其物亦有
許多者皆由理有許多也

精義入神是致知明善之事於天下之理知之極其明致
用是力行之事於天下之理行之無不至

朱子言公私邪正廢興存亡皆原於幾蓋知幾則公正興
存不知幾則私邪廢亡

心統性之靜氣未用事心正則性亦善心統情之動氣已

用事心正則情亦正心有不正則情亦不正矣

乾元萬物無時不資始坤元萬物無時不資生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兩言括盡造化之妙（石門本連下節非）

妄念忽然而起（石門本河津本起下有然字）即覺其妄但不能絕於再起此所以爲難也（河津本作矣）

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

滿天地間皆是天所賦之命物所受之性但人自不察耳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石門本河津本作止）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洛陽本河津本作而）已矣此論天之色體俱盡

明善是明仁義禮智之性誠身是實性之善無一毫之妄

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

事天修身之事

性即理也理則石門本作即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故復性則可以入堯舜之道

陽之成形者莫大於天陰之成形者莫大於地

凡性理字皆聖人所制以明難明之道

無聲無臭至矣況可以言語形容之哉

性情之外無道

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劉康石門本河津本作原非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定字蓋出於此

朱子曰命即理也書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永言配命孔

子五十而知天命子思天命之謂性命皆以理言也

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以殺字論爲政者聖人之

仁心大矣

帝王公以爲治霸者公以假名

聖人爲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即入於（洛陽本無於字）

權謀術數矣

論語一書未有言以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

心虛涵萬理

易曰由辨之不早辨也朱子曰李光祖云不早辨他（石門本洛律本作也）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辨剗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學者於此說凡事皆當謹之於微（石門本連下節非）

仁與天道內外合一其大無窮

[illegible]理天道內外合一並大錯說

讀發此說凡學者當謹記之不合於行衍門本旨

亦由克迴得頭當下非方判斷決成事來出說最好
泮本

易曰出辨之不早辨也朱子曰李先生云不早辨出本詳開

心道兩篇理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深者然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

權謀術數矣

聖人為治推其固有之善以及人纔有私意則人人殊無注本

帝王公以為治霸者公以濟私

仁心大矣

孔子曰學用終論語二十篇無以發于論為政者聖人之

子五十而知天命子思天命之謂性命皆以理言也

人心所具之理即天所賦之命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即不咈乎天之所命或有一之未盡即咈乎天命而自絕於天矣

天命之流注於人心而爲性者其來源源無窮人能常存此性則天命無時不流注而其本無窮矣

分正百職各司其事此唐虞三代大公至正之法也後世有內相之稱非相之職行相之事失公正矣

唐太宗過鄴祭魏武夫魏武漢賊也祭之過矣胡氏以魏武唐太宗才優於德夫唐太宗雖假仁義猶有及人之德魏武則殘賊生民潛移漢鼎弒伏后及皇子殺害忠良乃天下萬世不道大賊也何德之有胡氏以之與唐

太宗並稱恐非至論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能（石門本洛陽本無能字）斷亦不免於後艱矣

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言善則性在其中言性則善在其中善性無二理也（石門本洛陽本性也[illegible]）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即元亨利貞之理

濂溪先生在當時知之者少故從遊者亦少（河津本作不多）惟程珦（洛陽本作駒非）知之使二子從學遂大明斯道之傳是則周子從遊者雖少反勝於從遊者之多也

人之一呼一吸之息不停即天地之化不停也（洛陽本無也字）

朱子言人心最靈而有以通貫乎性命之全體心性命一理也

性即理也滿天地間皆性也

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揉可見象
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
意矣

費隱是顯微無間

朱子本義簡切明白深得聖人作易之意

雜慮少則漸近道

古聖賢多言私欲爲人性之蔽至張子程子皆論氣質之
性則知爲人性之蔽不獨私欲而亦拘於氣質故朱子
論人性之蔽必兼私欲氣稟言之

朱子曰明命赫然罔有内外是性無内外也

性情之德具於人心此道不可須臾離也

由辭以求道由辭以得意程子教人切要之言

程朱之書吾輩尊敬畏之不敢慢也

漢馬融絳帳女樂爲權奸作奏害忠良得罪名教大矣猶

配饗孔子廟廡謂宜黜罷之可也

語之而不惰者（在門本洛陽本無者字）夫子獨稱顏子則（河津本且無則字）

餘聞夫子之言而惰者亦恐多矣

人心即食色之性道心即天命之性

聖人立法者修道之謂教非於道之外強立法制也若離

道立法則非修道之教矣

自得之全在因書之辭以得其意得其辭不得其意程子

所謂糟粕耳

孔子有曰帝王以道治天下者蓋自天德推之王道也其六

曰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者則無天德以行王

但用智力之私以防制之耳

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

爲人須做徹表徹裏一般人

自孔子後知易者周子程子邵子朱子也

堯命舜愼徽五典舜命契敬敷五教皐陶言勑我五典湯肇修人紀武王重民五教五典五教人紀天理人倫道莫出乎是

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容陽本作言并可也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石門本洛陽本世下有人字之失皆由於此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聖人之仁政皆自此推之

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文章俗學所以淺者由不知大本大原自天出而賦於人物故雖博極羣書識達古今號馳文章建立事功終爲無本原而淺故君子貴乎知道石門本洛陽本之學節

知性知天則理無不明矣

性天之一字足以包括萬理河津本作里非

聖人所以爲聖人無一毫之不實處程子論邵子爲人直是無禮不恭恐與聖人之學異

才爲搏激之可使過顙在山而就下之性常在性爲[illegible]

物欲拘蔽爲惡而善之性常在

孔子稱孟之反不伐如漢洛陽本漢下有之字丙吉深厚不伐善[illegible]

孟之反不能過也

天地之一陰一陽一闔一闢一晝一夜一寒一暑一暘一雨人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作一止一寤一寐一呼一吸皆易道也

孟子董子韓子論王道與霸術洛陽本作道誠僞貴賤不同詞

馬氏言王霸無異道胡氏論之明矣

盛衰皆陰陽之變萬古如此

不明善而行者冥行也

乾健不息故運而成晝夜成四時成古今故曰但謂之乾

而無所不包矣

易非邵子羲畫不明非程子周經不明非朱子本義不明

三君子大有功於易者也

四書經文集註爲聖爲賢皆由此洛陽本此下有而字入惟讀者真

知實得乃有其效耳

率性而行即孟子所謂大智也

天者萬物之祖無一物一理不出於天

周程之學非朱子無以發

四時行百物生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

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但四時行百物生而已如雨露霜

雪風霆鬼神星辰雲物洛陽本作霧山峙川流凡有形有色

有動有息者皆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也

周子之學得於易者多發明大學語孟中庸者少然其理則同也

克已復禮爲仁則盡性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大德敦化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小德川流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萬物統體一太極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誠斯立焉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然凡言
體用不可分而爲二洛陽本前兼本分五段
史雖紀事然事皆有理即事而窮其理亦致知格物之一
端也
明善即是知性
克伐怨欲不行心尚爲四者之累而不虛必四者淨盡則
心虛而仁全矣
漢唐宋之君未聞有知道者所以治效止於如此
聖人不輕許人以仁蓋專言之仁則包四德仁則四德全
而盡性矣故不輕許人以仁也
孟子曰道一而已矣朱子註曰古今聖愚本同一性是則
自堯舜至於塗人同一性也如書言峻德玄德迪德大

德一德敬德以至言道心言中言降衷言天之明命之
類雖所主有殊而莫非性之理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顏曾思孟相傳之道又豈外於性哉所謂道
一而已矣者於是可見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也

復而無妄聖人矣

道體無內外無古今

必君臣同德乃可有為

仁義禮智之性日用無時無處不發見但人自不察耳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論性善固得性之本原然不論
氣則不知有（洛陽本無有字）清濁昏明之異故未備論氣不論
性不明言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性之善

故不明論性不論氣此氣字指氣質之性而言論氣不論性此氣字指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而言蓋告子論氣亦不知有清濁昏明氣質之性也二之則不是言性不離氣氣不離性分性氣爲二則不是

朱子詩曰渾然一理貫即性與天道也河津本下連條八朱子詩曰若識箇

心性天一理也其大無外

誠即性命之實理非性命之外別有誠也

天人之理誠而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乾之健而不息也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張子反原之說呂氏屈者不亡之言謝氏歸根之論程子

朱子辨之明矣

程子曰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此克己所以為難也

嚴子陵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言非不仕也但不肯少貶

其道耳觀其謂光武差增於往則其微意可見作史者

列於逸民傳非知光者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魏晉五胡南北朝十六國五代或假禪授以竊人之國或驅兵力以荼毒生民皆王者之賊也石門本洛陽本不爲也節

古經易畫自伏羲始書自堯典始

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誠心父母斯民爲王道有一毫不誠即非王道矣

性與天道只在目前默而識之可也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韓子言孟子醇乎醇以其言仁義而不雜也

朱子謂程子說荀楊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葢所謂知言知人也

無物非氣無氣無無不門作非本道

千古聖賢之心仁而已

自近古四海九州無不崇信釋老惟今孔子闕里曲阜一縣無佛老之居無僧道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誠而已

朱子曰程子言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功用言

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凡易兼言鬼神者皆言其氣單言神者皆言其理朱子釋陰陽不測之謂神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則未嘗倚於陰陽是則神即道也理也

神無方而易無體不但陰陽造化為然如人之動而陽神在動中靜而陰神在靜中此神無方也人之動而靜靜而動動而又靜此易無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流行賦予無一息之間但人自不察焉耳孔門本性也節非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性氣不相離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性氣既不相離因氣有清濁故性有明暗若專論本然之性善而不論氣則不知有清

濁明暗氣質之性此不備也

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氣石門本刑非本作義為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

萬事萬物一理貫之理即性也性之仁貫乎父子之親仁民愛物之類性之義貫乎君臣之義尊賢之等事物之宜性之禮貫乎長幼之序天秩之節文儀則性之智貫乎夫婦之別是非善惡賢否之分性之信貫乎朋友之交五常萬事之實只一性貫乎萬事萬物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

知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知道德之本源矣

氣質之拘最大不然何自古聖賢之生不多見與

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不得而見聖賢之生豈偶

然哉

人心所具之性從繼之者善來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夏商周皆有興廢惟唐虞無廢

善惡不係於世類多矣以莽賊而有孝平后之貞烈

自古來萬變之外物皆泯惟善惡之迹不泯可畏哉

夏商周之子孫久而無聞孔孟之子孫愈久愈盛何其德

之長也

心毋有妄發即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

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數言不出理氣二字

而天以質之

亦程子之門流於老禪者由致知格物之功未至也

程子曰天本廓然無窮卽道之廓然無窮也天以形體言

道卽理也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卽大道也大道既廢又豈

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猶陽本作禮非一不明也

先儒已辨之矣

陳希夷亦遯世離羣者與

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論本然

之性又曰才稟於氣氣有淸濁稟其淸者爲賢稟其濁

者爲愚此論氣質之性

朱子之後大儒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朱子言自程子之後論格物致知者皆失程子之意詳見

大學或問

學者不於身心事物上體認其理而力行之徒矻矻於記誦文辭之間難乎有得矣

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善而知仁義禮智之性善亦猶因水之流清而知其源之清也此先儒之成說特申言之

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不門本河津本只下有曰字）周經乾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邵子傳先天圖自陳希夷於是以繫辭說卦之言證圖一一相合而伏羲作

易本原復明

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等語即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之横圖也其曰乾坤縱而六子横等語即發明天地定位云云之圓圖也

堯典克明俊（洛陽本作峻）德一言實千萬世君德之始

程子稱邵子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其意深矣

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伸是陰陽之靈處

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

乾坤之廣大即易之廣大也

人與天地萬物混然一理一氣但分有不同耳

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天人一理備見於孔子贊易之辭

明德貫大學經傳

天人一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石門本河津本無劉子以下十二字）孔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大道不明論天者不及於人言人者無涉於天由是分天人爲二致惟董子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亦可見天人之一理至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於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朱子各有發明天人一理之說大道於是復明

學問大本原在天命之性於此所見不差則天下之理一不

差矣

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惟知言窮理則能知人之邪正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石門本河津本無皆字)從戰戰兢兢之小(潘蘭本無小字)心來

孔子言有恆者難見驗之人(河津本無人字)信然

帝王治道治法皆實德實事豈後世無本智力之所及

至誠能盡其性盡性卽至誠

純乎天理而不雜爲誠雜則妄而不誠矣

克盡己私爲誠有一毫之私未盡則非誠矣

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爲有爲動爲始散則爲無爲靜爲終生死之說不過如此釋氏聚

散亦入耳安能以已散者爲禍福邪舉前古爲其所惑

理之不明也甚矣

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其樂可知矣

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愚謂惟其如此故

其言誕妄

聖人言天地之造化莫備於易論天地之造化而不本於

易皆妄也

讀書續錄卷十一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苟爲物欲所蔽失其不忍人之心所謂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

以氣中有太極則可以氣即太極則不可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朱子曰眞實無妄之謂誠誠非虛字皆指實理而言

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即太極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程子不以太極圖說語學者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己矣

伊川曰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

至則孰知斯名河津本作人之稱情此言當深翫

讀聖賢書於凡切要之言皆體貼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實得而力踐之乃有益不然書自書我自我雖盡讀聖賢書終無益也

孟子言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蓋道卽仁義禮智之道也程子明道者明是道也伊川言學者於道不知所向所至亦此道也道卽朱子所謂天理民彝性是也性外無道道外無性千古聖賢所知所傳者豈外於是哉

求復仁義禮智之性卽是道學

人聞道學之名不駭以爲高則笑以爲迂且爲學而不學道則無天理人倫矣果何學乎石門本連下節

言命卽有性言性卽有命命性一理也天人無二內外無閒以下八字在下節末河津本連下節天人

言心卽有性言性卽有心心性不相離也

朱子曰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愚竊謂天道是元亨利貞之總名元亨利貞是天道之件數

聖人不忍人之心卽天地元亨利貞生物之心人皆有是心惟聖人能全盡耳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周子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

周子太極圖說一字一句之義皆貼在圖上朱子太極圖說解一字一句之義亦皆貼洛陽本無貼字在圖上須細心體

一槪三四十年庶可知其妙非用力於時日淺近者之可

一窺也（河津本無也字）

周子太極圖說朱子圖說解其一字一句之義固皆貼在

圖上苟翫索之久而超然自有得焉則又默識其理於

象言之表矣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盡心則人之性與天

地之性同其大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石門本作天非）地之土

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陽氣成形之大者爲天陰氣成形之大者爲地乾元天之

德也坤元地之德也

克勤小物爲學之切要

物格知至則異端邪說妖妄之說不辨而自明矣

孔子言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其知之字皆指知性而言故爲學之本求知其性之所有全之而已

學而知之之功夫條目如格物致知擇善明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學聚問辨博文知性知天之類皆是也

天道之全體大用元亨利貞四時而已人道之全體大用仁義禮智四端而已

外物無窮不能以禮制心則心（石門本河津本無心字）逐外物亦無窮矣（石門本河津本無矣字）

聖賢道尊德貴舉天下之物豈能尚乎

自得之爲難自得之則實有諸己矣

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爲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朱子論子產管仲於道槩乎未有聞也
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
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邪
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邪
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
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
邪
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必作爲言
語邪以作爲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
明矣
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
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
效可見矣
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耳人將謂神仙眞可
學誤矣
羲周之易專主動察變占至孔子之易乃有居省象辭
堯曰允執其中故言中自堯始聖賢相傳之道中而已矣
尚書言中最多中者天命之性書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乃
性之已發者至子思作中庸乃兼言未發已發之中程
子朱子論之詳矣
讀書不於身心有得犢然而已
本朝祀典極正以不雜於佛老
天地以生物爲心元亨利貞也人得天地之心爲心仁義

一禮智也是即天命洛陽本作地之性與人物從天地大化之本原來故天人一理

程子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禀得至清之氣爲聖人禀得至濁之氣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愚謂韓子所言即性有三品之說公都子所問即有性善有性不善云云者此皆言氣質之性也

韓子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氏之傳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獨得其宗愚謂自秦漢以來諸儒未有論道統相傳之詳且正如韓子者至程朱論道統之傳亦主其說若韓子所見誠所謂豪傑之士矣

一故神或在陰中或在陽中皆此一也故曰兩在故不測兩故化陽化爲陰神在其中陰化爲陽神在其中故曰推行乎一

程子曰動靜有無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爲動爲有爲始散則爲靜爲無爲終

議擬二字出易大傳今法家用之雖細事亦可見易無不包之一端

人皆知求鬼神洛陽本作鬼神靈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雪霜河津本作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河津本無者字

舉天地萬物皆至理民鮮知之

孟子七篇雖論有不同皆本於此心之義理學者志之時

多所以於義理不熟洛陽本義理節

聖人只以仁義禮智之心應天下之事

中庸書天命之謂性盡之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性天道合一也

致知格物者欲推極知識以知性也故朱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明道曰道之不明也異端害之也一段辨盡異端之失

觀大學經文不門本洛陽本無文字致知格物連誠意說則格物先於不門本洛陽本作欲格身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一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論天地陰陽造化莫備於易外易而論造化者即程子所

誹邪誕妖妄之說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天命之性是也

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及言知性知天是其論理氣處

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

各正性命各得性命之正

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理大無窮氣亦大無窮

天所賦之命（石門本河津本作性非）無時不然物所受之性無物不有（洛陽本下連卷二洪纖高下至誠斯立焉也節）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所以舜稱堯孟子稱舜石門本連下節

公都子所問三者之性前二說朱子以告子蘇氏胡氏之言證之固非矣後一說以韓子性有三品之說明之程子曰氣淸則才善石門本洛陽本作淸氣濁則才惡洛陽本作濁稟得至淸之氣生者洛陽本無生者二字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石門本洛陽本無生者二字爲愚人如韓愈所言是也然則此一說正論氣質之性未爲非也但孟子專論性不及氣耳

易書一字一義皆自先天圖出通書一字一義皆自太極圖出

以靜言性則可以靜形容性則不可

宋言官有以策題作詩爲謗訕者皆非也觀周公無逸之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

時不啻不敢含怒則古之聖臣爲嘗道其君以言語累

人哉

感中有寂寂中有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皆以心之用言

聖人之教皆自近以漸及高遠循循有序

不忍人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仁道至大以卽天地生物之心也

健而無息之謂乾卽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

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洛陽本連下節

先儒謂邵子以一萬八百年爲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

天始開竊疑天未開時只是氣塞旣未有日月星辰寒

數四時不知如何河津本作何如計其年數

疑曰洪不知安何所本　作何如謂其命年歲

天始開闢混沌天未開時只是氣渾淪未有日月星辰而

先儒謂邵子以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開一萬八百年而

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還未未言者連下讀本

健而無息之謂乾即速者知斯夫又合盡放之意

仁道王大以即天地生物之心也

不忍人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聖人之教皆自近以漸及高遠循循有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皆以心之用言

感中有誠誠中有感

八設

事不當不敢令深川古之謂曰易謂其言以言言涅

讀書續錄卷十二

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爲窮理始於程子

天地生物之心流行於四時無一息（石門本間 誰本作時）之間斷

伊尹言顧諟天之明命見天人合一之理自是而後聖賢之言天命者皆原於此

周張程朱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義（石門本而 誰本作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不知致知格物之功即始條理之事有缺矣

程子謂韓子言所傳者何事竊謂聖人之心天理渾全得其心斯得其傳矣

程子言性即理也故滿天地間皆理即滿天地間皆性矣

此合內外之道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也愚謂朱子之言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易曰（洛陽本河津本無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言仁之體用天地以生物爲心元亨利貞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仁義禮智也是即天命之性也
學後世之詩到工處止做得詩人學聖人之道到極處可以爲聖人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詩言天道之至妙處
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亦詩言天之

妙處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息如此萬嵗

古如此

表章大學論孟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

天有以形體言者有以理言者然以形體言即有理以理

言即有形體非可二之也

幾字始見於書如萬幾時幾幾之類至易有知幾之類周子

發明幾字至矣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專言

之仁則包四德無違仁則欲常存仁義禮智之性矣

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

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

本無言字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詩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孟子知言亦本於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說

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為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惟心通乎道者能之心不通乎道而論人之賢否得失鮮不差矣

程子曰天人一而已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觀此則

天人一理可知矣

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洛陽本下連卷末程子言荀子節）

孟子養氣章缩字直字義字皆意同

書以前雖已有文籍皆不傳今文籍可見者自書堯典始

知言最難惟心通乎道乃能知古今天下言之是非

所行不合乎仁義禮智（河津本智下有者字）即莫由道也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

此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淸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淸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河津本而下有爲字）二之（石門本河津本無之字）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於極本窮原之性已明但未備耳論氣不論性不明則是告子全不識性也

大學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性

默識仁義禮智之性與元亨利貞之天合則有得矣

即知性知天也

天者理也其尊無對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蓋理即仁義禮

智之理逆理則（乔陽本作即）獲罪於天矣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爲本

克己復禮與天地合德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仁義禮智也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

體元亨利貞也性與天道渾合無間故曰其實一也

聖人接人惟一誠

由辭以得意如元亨利貞仁義禮智辭也由辭以得元亨

利貞仁義禮智之意則有得矣

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學不至於聖賢只是有不誠處

易曰洛陽本無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朱子曰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莊子論斲輪之意近之

莊子言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亦不識性更說甚道然則自孟子沒道失其傳只是性不明洛陽本止連卷內程子曰荀子節

